

沙丘 6

圣殿沙丘

人类每次正视自己的渺小，
都是自身的一次巨大进步。

[美] 弗兰克·赫伯特 著
老光 甄春雨 译

CHAPTERHOUSE:
D U N E

FRANK HERBERT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沙丘⑥

圣殿沙丘

[美] 弗兰克·赫伯特 著
老 光 甄春雨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沙丘 . 6, 圣殿沙丘 / (美) 弗兰克·赫伯特
(Frank Herbert) 著; 老光, 甄春雨译. — 南京: 江
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9.9
(读客外国小说文库)
书名原文: Chapterhouse:Dune
ISBN 978-7-5594-2971-1

I . ①沙… II . ①弗… ②老… ③甄… III . ①长篇小
说-美国-现代 IV 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22525 号

CHAPTER HOUSE: DUNE by Frank Herbert
Copyright © 1985 by Frank Herbert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9 by Dook Media Group Limited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, LLC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 © 2019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经授权,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图字: 10-2016-201 号

沙丘 6: 圣殿沙丘

[美] 弗兰克·赫伯特 著 老光 甄春雨 译

责任编辑 丁小卉
特约编辑 徐陈健 王品
装帧设计 辛国栋
责任印制 刘巍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 890 × 1270 毫米 1/32
印 张 18
字 数 426 千字
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971-1
定 价 72.00 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唯有控制了历史的书写，才能让昨日重现。

——贝尼·杰瑟里特教义

死灵幼体从贝尼·杰瑟里特的首个伊纳什洛罐中诞生后，大圣母达尔维·欧德雷翟在中枢顶层她的私人餐厅召集了一场冷清的庆祝会。天色尚早，尽管欧德雷翟令其私人大厨备齐了早餐，她的两个顾问团成员——塔玛拉尼和贝隆达——还是对传召显出了不耐烦。

“不是每个女人都有机会看到自己父亲的诞生。”听到那两人抱怨说太忙了，不想浪费时间在这种“无聊的事”上之后，欧德雷翟打趣道。

年事已高的塔玛拉尼不置可否地笑了笑。

贝隆达丰满的脸庞上没有表情，通常这是她用来替代皱眉的方式。

贝尔^[1]是在对大圣母周身相对奢侈的装饰表示不满吗？欧德雷翟暗自揣测着。尽管这间寓所突显了她独特的地位，但地位带给她的是更多的责任，而不是凌驾于其他姐妹会成员之上。就像这间小小的餐厅，主要是为了能让她在用餐时也能听取助理们的意见。

[1] 贝尔（Bell）：贝隆达（Bellonda）的昵称。——编者注

贝隆达的目光左顾右盼，显然急于离去。花了这么多心思，也未能打破她冷漠的外壳。

“怀抱着这孩子，想着‘他是我父亲’，感觉真是太奇怪了。”欧德雷翟说道。

“你已经说过一遍了！”贝隆达从肚子深处发出了一声男中音般的闷哼，仿佛每说出一个字都会让她消化不良。

但她听懂了欧德雷翟话中的戏谑。老霸撒米勒斯·特格的确是大圣母的父亲。欧德雷翟本人亲自采集细胞（用指甲刮下了小碎屑），培养了这个新死灵。它一直是某个长期“应变计划”中的一部分，关键在于她们是否能成功复制特莱拉人的罐子。然而，贝隆达宁愿被赶出贝尼·杰瑟里特，也不想赞同欧德雷翟的看法，认为这个设备对姐妹会来说至关重要。

“我觉得这一切都太过儿戏了，”贝隆达说道，“那些疯女人正在猎杀我们，灭绝我们，你却想要一场庆祝会！”

欧德雷翟尽量平和了自己的语气：“如果尊母找到我们时，我们仍未准备好，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斗志。”

贝隆达默默地盯着欧德雷翟的眼睛，目光中满是愤懑的指责：那些可怕的女人已经毁灭了属于我们的十六颗行星！

欧德雷翟并不认为贝尼·杰瑟里特拥有这些行星。经历了大饥荒和大离散之后，各行星政府成立了松散的联邦，尽管它很大程度上仰仗了姐妹会来提供关键的服务和可靠的通信，但古老的派系依旧存在——宇联商会、宇航公会、特莱拉人、分裂之神教会的残余势力，甚至还有鱼言士的辅助人员及残余人员组成的小团体。分裂之神留给了人类一个分裂的帝国——然而，帝国中的各种派系突然间都隐匿了，其原因就是遭到了从大离散归来的尊母猛烈的攻击。贝

尼·杰瑟里特——很大程度上依旧保持着古老的体系——自然成为进攻的主要目标。

贝隆达的思考从未偏离过尊母的威胁。欧德雷翟察觉到了她的这一弱点。有时，欧德雷翟会权衡是否要换掉贝隆达，但如今连贝尼·杰瑟里特内部都出现了派系，而且贝尔是个大家公认的出色组织者。在她的指导之下，档案部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效。

如同往常一样，贝隆达无须明言，就已成功地将大圣母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咬着她们不放的猎手上。这破坏了欧德雷翟今早想要小范围庆祝的气氛。

她强迫自己想着新死灵。特格！如果能唤醒他的初始记忆，那么姐妹会将再次拥有一个最棒的霸撒。一个门泰特霸撒！一个军事天才，他的英勇已成为旧帝国的传说。

但是，特格真的能对付这些从大离散归来的女人吗？

以无论哪个神的名义，不能让尊母找到我们！还不到时候！

特格代表了太多令人不安的未知及可能。他死于沙丘星毁灭前的那段经历一直笼罩于神秘之中。他肯定在伽穆上做了些什么，才点燃了尊母无边的怒火。他在沙丘上自杀式的行径尚不至于招来如此狂暴的回应。沙丘星末日之前，关于他在伽穆上的日子，只有些零星的传言。他能飞速移动，人眼都无法捕捉！他真的能做到吗？又一个因为厄崔迪基因而显露的超能力、变异，或只是又一则特格的传说？姐妹会必须尽早了解清楚。

一位侍祭端来了三份早餐，姐妹们飞快地吃着，仿佛早餐是个不必要的中断，必须尽快了结。浪费时间是危险的。

甚至两人都离开后，贝隆达未说出口的恐惧仍在震慑着欧德雷翟。

那也是我的恐惧。

她起身，走向宽大的窗户，目光越过外面低矮的房顶，看着围绕着中枢的环状果园和草场。才到春末时节，却已能看到一些刚成形的果实。重生。新的特格在今天诞生了！她的思绪中并没有欢欣。通常这个想法让她兴奋，今早却不同。

我真正的优势是什么？我有什么牌？

大圣母掌握的资源令人生畏：忠心耿耿的部下、由特格训练出的霸撒所率领的军队（目前大部分士兵都驻扎在远方，守卫着学院行星兰帕达斯）、工匠和技工、遍布旧帝国的间谍和特工、无数依赖姐妹会保护免于尊母侵害的劳动者，再加上所有的圣母，她们的记忆能溯及生命之初。

欧德雷翟知道自己已达到了圣母能力的峰值，这并不是自大。如果她个人的记忆无法提供所需的信息，她能依靠其他人的来补充。还有机器存储的数据，不过，她对此有种天生的不信任感。

此刻，欧德雷翟产生了一种欲望，想要挖掘她体内携带的、他人的次要记忆——它们一层层埋于意识深处的记忆。或许，她能在其他人的经验中找到应对眼前困境的妙方。危险！你会迷失自己好几个小时，沉醉于不同的人格变幻之间。还是让其他记忆在体内维持平衡吧，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去提取。自我意识才是她人生的支点，才是她对自我身份的认同。

邓肯·艾达荷那奇特的门泰特式暗喻可以帮助理解。

自我意识：你面对穿行于宇宙中的镜子，镜子里一路上倒映出新的背景——连绵不绝的自我映射于背景之中。宇宙虽无涯，镜中却有限，就好比意识只攫取了无涯现实中感知到的点滴。

这是她听到过的、最接近不可言说的自我意识的描绘了。“特殊的复杂，”艾达荷称之为，“我们收集、组合并映射我们的秩序体

系。”

的确，这就是贝尼·杰瑟里特的世界观，进化产生了人类，进而创造了秩序。

这能帮助我们来对抗那些猎杀我们的疯女人吗？她们又处于进化树上的哪一枝？进化是神的另一个名字吗？

她的姐妹们会对这种“无端猜测”嗤之以鼻。

其他记忆里可能会有答案。

啊，多么诱人！

她多么想将困境中的自我投射到过去的身份上，去感受一下过去的生活。诱惑的危险让她战栗。她感觉到其他记忆簇拥在意识的边缘。“就像这样！”“不对！更像这样！”她们真是太贪婪了。你必须学会挑选，让过去成为不连贯的画面。这才是意识的意义，代表你仍活着的精髓。

从过去挑选，与现实比对：研判后果。

这就是贝尼·杰瑟里特的历史观。远古时期桑塔亚那的声音仍然在她们生命中回响：“那些不能铭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。”

中枢，作为贝尼·杰瑟里特所有建筑中最能代表权势的，无论从哪个方向来观察，都反映了这一历史观。设计的主旨是保持传统。这座贝尼·杰瑟里特的中心建筑，既能慰藉乡愁，又不会浪费空间。姐妹会不需要考古学家。圣母就是历史。

渐渐地（比往常慢得多），凭窗远眺让她平静了下来。她的目力所及之处，皆为贝尼·杰瑟里特的秩序。

然而，尊母可能会在下一瞬间终结这种秩序。姐妹会的处境比在暴君时期经历的磨难还要糟得多。如今，很多她被迫做出的决定令人憎恶。她的工作室也由此让人敬而远之。

放弃帕尔马的贝尼·杰瑟里特堡垒？

工作台上，贝隆达今早提交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份建议。欧德雷翟打上了准许的戳记：“同意。”

放弃是因为尊母的进攻近在眼前，我们既无法保卫她们，也无法将她们撤离。

一千一百名圣母，再加上只有命运才能掌握确切数字的侍祭、学员等，都死了，或比死亡还糟糕。都因为这个词。更别提那些在贝尼·杰瑟里特影子下生活的“普通生命”了。

做出这种决定的压力让欧德雷翟产生了一种新的疲倦。是我的灵魂疲倦了？真的有灵魂存在吗？她感觉累极了，她的意识无法判断劳累的原因。疲倦、疲倦、疲倦。

甚至连贝隆达看起来都压力过重，要知道贝尔可是享受暴力的人。只有塔玛拉尼表现得较为超脱，但这骗不了欧德雷翟。塔玛^[1]已经进入了超观察的年纪，每个活得足够长的姐妹会成员最终都会抵达这个阶段。除了观察和判断，其他都无关紧要。而且，多数的判断都不会说出口，只是显露在满是皱纹的脸上。近来，塔玛拉尼说得更少了，她的意见是如此简要，以至于都显得有些荒唐：

“多买些无舰。”

“通知什阿娜。”

“看一下艾达荷的记录。”

“问一下默贝拉。”

有时，她只会发出哼哼声，仿佛说出的词语会背叛她似的。

别忘了猎手一直在附近巡逻，扫荡着各个空间，寻找能定位圣殿

[1] 塔玛 (Tam)：塔玛拉尼 (Tamalani) 的昵称。——编者注

星的线索。

私下里，欧德雷翟把尊母的无舰看成是航行在恒星间无际之海中的海盗船。它们没有悬挂黑色的骷髅旗，但你能在心里看到旗子。她们可不是什么浪漫的传说。杀戮和掠夺！在他人的鲜血里累积自己的财富。汲取他人的能量，打造自己的杀手无舰，行驶在由鲜血润滑的航道上。

而且，她们并不认为自己会淹死在红色的润滑剂之中，她们打算沿着这条航道一直航行。

在催化了尊母的人类大离散时期，肯定生活着很多愤怒的人。他们活着的唯一目的：干掉别人！

一个允许这种理念自由传播的宇宙是危险的。好的文明不会让这种理念燎原，甚至都不会让它的星火产生。当它真的产生了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一定要尽快处理，因为它天生就极具吸引力。

欧德雷翟惊讶于尊母没看到这一点，或者是看到了却没有重视。

“一伙没救的疯子。”塔玛拉尼这么称呼她们。

“仇外者。”贝隆达不同意她的观点。每次她都要纠正她，仿佛掌管了档案部让她对现实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
她们俩都对，欧德雷翟想着。尊母的行为像是疯子。外面全是敌人。她们唯一还算信任的人是她们的男性奴隶，但就这也有一定的限度。据默贝拉（我们唯一的尊母俘虏）所述，她们会不断地考验，来检测她们的控制是否牢靠。

“有时，只是因为一点小事，她们就会处决某个人，好给其他人一个教训。”默贝拉的原话。她们又追问了一个问题：她们也想让我们成为别人的教训吗？“看到了没！这就是那些想反抗我们的人的下场！”

默贝拉说：“你们惹到她们了。一旦被惹到了，她们不会罢手，直到把你们消灭为止。”

除去异己！

异常的直接。欧德雷翟想着，如果我们能好好加以利用，这会成为她们的弱点。

仇外到了一个荒谬的极端？

很可能。

欧德雷翟捶了一下工作台，意识到这个动作会被那些始终在记录大圣母行为的姐妹看到。于是，她对着摄像眼和在它们后面的监察员大声说道：“我们不应该坐以待毙！我们已经变得像贝隆达一样臃肿（让她不高兴去吧！），错误地认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牢固的社会和永恒的结构。”

欧德雷翟用目光扫视着熟悉的房间。

“这地方就是我们的弱点之一！”

她坐在了工作台后的椅子上，想起了（在这么多事面前！）建筑设计和社区规划。怎么说呢，这是大圣母的权利！

姐妹会很少会任社区自然生长。甚至，在她们接手了现有的结构之后（如同她们接手了伽穆上的哈克南古要塞时一样），她们依然会制订重建计划。她们需要气动管道来分拣小包裹和信件，需要光缆和硬射线投影机来传输加密信息。她们把自己当作保护通信的大师。侍祭和圣母信使（她们发誓宁愿自杀也不会背叛她们的上级）则用来传递更重要的信息。

她想象着窗户外的情景，想象着这颗行星之外的情景——她的网络组织严密、人员整齐，每个贝尼·杰瑟里特都是其他人的延伸。尽管姐妹会的生存受到威胁，但成员的忠诚度依然坚固。可能会有

人产生动摇，有时还会闹出挺大的动静（如同暴君的祖母杰西卡夫人），但动摇的程度都不大。多数的不满都是暂时的。

这些都是贝尼·杰瑟里特的模式。一个弱点。

欧德雷翟承认自己认同贝隆达的恐惧。但是，我才不会让这些东西剥夺了生命的乐趣呢！这就等同于向疯狂的尊母缴械。

“猎手想要的是我们的力量，”欧德雷翟看着天花板上的摄像眼说道，“就像古时的野人吃掉敌人的心脏。好吧……我们会给她们吃的！她们在发现无法消化之前已经太晚了！”

除了为侍祭和学员量身定做的初期课程，姐妹会不怎么会用到箴言，但是，欧德雷翟有她自己的暗语：“总有人要去耕地。”她笑了，弯腰开始处理手头的工作，感觉轻松多了。这个房间，这个姐妹会，这些是她的花园，这里有需要锄去的野草，有需要播下的种子。还有施肥。千万不能忘了施肥。

当我带领人类走上金色通道，我保证会给他们一个深入骨髓的教训。我知道人类最大的特点就是言行不一。他们说他们寻求安全和宁静，他们称之为和平。然而，他们嘴上这么说，暗中却播下了动荡和暴力的种子。

——神帝雷托二世

原来她称我为蜘蛛女王！

大尊母半躺在一张高台上的大椅子里。她干瘪的胸部随着暗笑晃动着。一旦我把她逮进我的网里，她知道会发生些什么！把她吸干，这就是我想干的。

她是个身材瘦小的女人，长着一张平凡的脸，肌肉会因为紧张而微微抽动。她往下看着，天空照亮了会客厅地板上铺着的黄色地砖。一个贝尼·杰瑟里特圣母趴在了那里，身上绑着志贺藤。俘虏并没打算挣扎。志贺藤是最好的选择。能切断她的胳膊！

她所处的这间客厅与大尊母的地位十分相称，不光是因为它的面积，更因为它是从别人手里抢来的。足有三百平方米，它曾经被公会的宇航员用于在交叉点的集会，每位宇航员都躺在巨大的罐子里。现在，黄色地板上的俘虏看上去就像是大地上的—粒尘埃。

这只老鼠，在告诉我她所谓的大圣母是如何称呼我时，似乎很享受嘛！

不过，大尊母心里想着，这仍然是个美妙的早晨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在这些女巫身上无法施展酷刑或精神刑讯。你怎么才能折磨一个能够做到在过程中随时自杀的人呢？真有人就这么死了！她们还有压抑痛感的方法。真狡猾，这些未开化的人。

她还吞下了大量的谢尔！一旦摄入了这种该死的药物，死后身体很快就会开始瓦解，不会给刑讯留下太长的机会。

大尊母朝着某个手下示意了一下。那人用脚把趴着的圣母翻了过来，接着又在下一个示意下松了松志贺藤，好让俘虏能做些必要的活动。

“你叫什么，孩子？”大尊母问道。她的声音因年龄和强装的温柔而有些刺耳。

“我叫萨班达。”声音年轻而又清脆，尚未受到刑讯之苦的影响。

“你想看我们抓个弱男人并征服他吗？”大尊母问道。

萨班达知道该如何应对。她们受到过警告。“我会死在前面。”她平静地说道，抬头盯着那张苍老的脸孔。脸孔上的颜色如同在太阳下晒得太久的干枯根茎，一双老太婆式的眼里有奇怪的橙色斑块。发怒的表现，监理曾跟她说过。

她身披一袭松垮的红金色长袍，上面绣着数条黑龙，长袍下是红色的紧身衣，这些都更加突显了那具瘦弱的身躯。

大尊母表面上不动声色，暗地里却在诅咒这些女巫：都该去死！

“在我们抓到你之前，你在这颗肮脏的行星上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教导孩子的老师。”

“恐怕我们连一个孩子都没留下。”嗯？她在笑吗？为了触怒

我！明白了！

“你教导你的孩子们去膜拜女巫什阿娜吗？”大尊母问道。

“我为什么要教导孩子们去膜拜一位姐妹呢？什阿娜不会喜欢的。”

“不会……说得好像她又活过来了，你还认识她一样。”

“我们只认识活着的人吗？”

年轻女巫的声音既清脆又无畏。她们具备惊人的自控力，不过，这也挽救不了她们的命运。奇怪，什阿娜的邪教竟这么具有生命力。必须把它铲除，像消灭女巫那样把它一起消灭。

大尊母举起了右手的小手指。早已守候一旁的手下立刻给俘虏打了一针。或许这种新药物能撬开女巫的嘴，或许还是不行。无所谓。

萨班达在针头刺进脖子时皱了下眉。没过几秒钟，她死了。仆人们抬走了她的尸体。尸体会被喂给关押着的混合人。混合人并没有什么用处。在囚禁期间它们不会繁殖，连最简单的命令也不会服从。只是心存怨恨，等待着。

“驯兽师在哪儿？”它们会问。或是从它们人形的嘴里冒出一些无意义的其他词语。不过，混合人还是能带来些娱乐。囚禁也揭示了它们其实很脆弱。跟这些原始的女巫一样。我们会找到女巫的藏身之所。早晚会找到。

一定要将常识阐释成新理论的人是可怕的。我们不想改变常识。这种要求让我们遭受威胁。“我已经了解了重要的事！”我们说。然而，改变者硬将我们的旧想法扔到一边。

——禅苏菲大师

米勒斯·特格喜欢在围绕着中枢的果园里玩耍。他还在蹒跚学步时，欧德雷翟第一次将他带到了这里。他早期的鲜活记忆之一：刚满两岁，他就知道自己是个死灵了，尽管还不清楚这个词的全部含义。

“你是个特别的孩子，”欧德雷翟说道，“我们从一个很老的男人的细胞里生出了你。”

尽管他是个早熟的孩子，而且她的声音有点阴森，他还是对奔跑在夏日树下的高草丛中起了兴趣。

后来，有了第一次之后，他又增添了几次果园经历，并将它们与欧德雷翟及其他人教授给他的知识叠加起来。他很早就意识到，欧德雷翟和他一样喜欢散步。

在他四岁时的一个午后，他告诉她：“我最喜欢春天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在七岁时，他已经表现出了与全息记忆的耦合。那是一种卓越的精神力量，正是这力量使得姐妹会赋予了他之前的转世以重任。他开始将果园视为一个能让他探究内心深处的场所。

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，自己携带着一些无法回忆的记忆。他深感不安，转身看着午后阳光下欧德雷翟身躯的轮廓，说道：“有些东西我想不起来！”

“总有一天你会想起来的。”她说道。

他无法在明亮的阳光下看清她的脸。她的声音来自一个模糊的地方，仿佛是她发出的，又仿佛是来自自己的体内。

那年，他开始学习霸撒米勒斯·特格的生平。那个人的细胞给了他生命。欧德雷翟举起了指甲，跟他解释了一部分：“我从他脖子的皮肤上取下了一小片细胞，它们已足够赋予你生命。”

那年的果园更加茂盛，果实也更大更沉，蜜蜂似乎都发了狂。

“因为南方的沙漠在生长。”欧德雷翟说道。在清晨的露水中，她牵着他的手，走在茂密的苹果树下。

特格的目光穿过树丛，注视着南方，却很快又对点缀在叶子间的阳光着了迷。他学习过沙漠，觉得自己能感觉沙漠对此地的压力。

“树木能感觉到它在接近，”欧德雷翟说道，“在受到威胁时，生命的繁殖力会更加旺盛。”

“空气很干燥，”他说道，“肯定是因为沙漠。”

“看到了吗？有些叶子变黄了，边也卷了起来。今年，我们需要加大灌溉。”

她很少会以这种平等的态度跟他对话，他喜欢这样。就像是一个人在对另一个人说话一样。他看到了黄叶上的卷边。是沙漠造成的。

在果园深处，他们安静地听了会儿小鸟与昆虫的叫声。在附近草